



中国社会热点小说丛书

县委书记

书记、公安局长、打黑扫黑……



孙春平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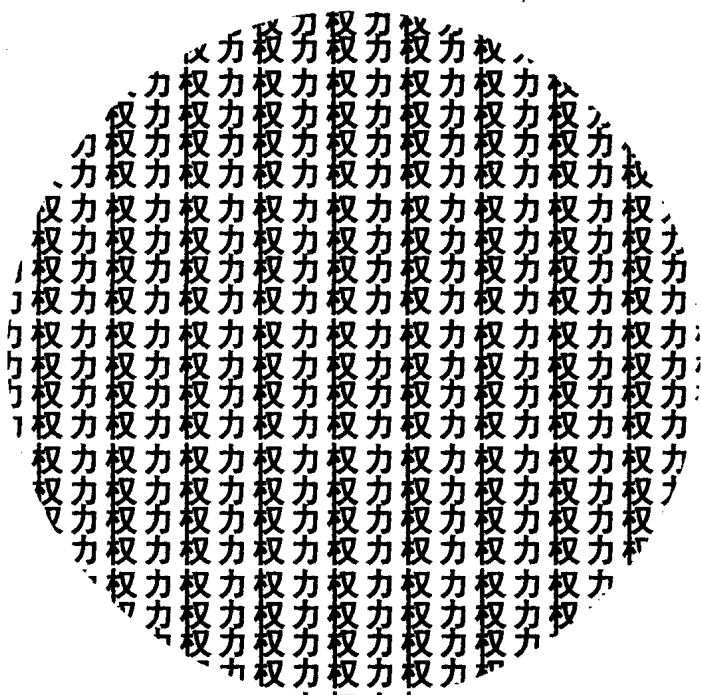
湖南文艺出版社

I247.5/1350

2007

县委书记

孙春平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县委书记 / 孙春平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7.1
(中国社会热点小说丛书)
ISBN 978 7 - 5404 - 3857 - 9

I. 县 ... II. 孙 ...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6588 号

县委书记

孙春平 著

责任编辑: 汤亚竹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com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9

字数: 195,000

ISBN 978 7 - 5404 - 3857 - 9

定 价: 20.00 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录

001第一章 在吉岗县，陈家舟有着山大王般的威严，不管谁在主席台上做指示，坐在台下的人都要看看他的脸色，从脸上一时看不出态度，事后也要讨讨示下……

026第二章 他们是谁，其实成志超心里一清二楚。县委书记是“飞鸽”牌的，县长陈家舟则是“永久”牌的，坐地炮，地头蛇。这些年，陈家舟从乡镇长、副县长一路干上来，县长的位置也坐了七八年了……

053第三章 成志超的妻子宋波是医生，岳父原是省里的厅级领导，回到家或在电话里，妻子谈说的更多的是医患纠纷和她道听途说的官场之事，她对那些升迁贬谪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兴趣……

080第四章 一把手轻易独揽接待，往往是犯忌的，也容易自讨麻烦。他在常委会上曾很严肃地说过，如果大事小情都往我这里推，那还设副书记和常委干什么……

112第五章 从操场回到办公室，他就有些后悔了，那一声“封”，是不是喊得过于轻率失之权衡？鲁书记一再叮嘱，免纷争，少疏漏。人事局的档案一封，便等于公开下了战书，纷争必然随之而起，自己将如何拼争厮杀……

142第六章

宋波便坐省委副书记的车去了赵喜林家。坐在车里，宋波心里感动，也震颤，姜果然是老的辣，这车一派出去，就比千言万语都管用，赵喜林自然会明白老领导的用意……

170第七章

魏树斌心里仍是不安，他不敢保证巡警们都能绝对执行他的命令。副县长伍林分管公安政法，这事真要传到他耳朵里去呢？邹森背后的那些人也不是傻子，那是一群横草不过、凶残贪婪的狼……

198第八章

自己也并不心甘情愿去领那些人的情。老百姓骂：“一等人是公仆，老少三代都享福”，不就是当了个虬子大的公安局长吗？为啥非得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天下百姓，哪家屋檐下没些艰难？别人挺得过风雨，为啥到了当官的家里就淋不得半点雨丝呢……

226第九章

鲁书记是外冷心热的一个人，最容不得下属文过饰非，尤其容不得下属当面跟他撒谎讲假话。记得一次他将一位市委书记叫到他的办公室，问的是那个市一起群众请愿游行的事，市委书记将准备好的材料拿出来，一二三四讲了好一阵原因……

255第十章

以陈家舟、伍林、高贯成为首的数十人集团还涉嫌贪污公款、收受贿赂、买官卖官、雇凶行恶等多种罪恶，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万元。这在一个还不富庶的北方小城，不啻于一个天文数字了。一个贪赃枉法的土围子顷刻间土崩瓦解……

第一章



1

吉岗县在东甸乡召开蔬菜大棚现场会，会后，在乡政府的食堂会餐。

当乡镇长们红头涨脸地走出食堂，分头钻进各自的汽车时，县长陈家舟也坐进了自己的奥迪。别看院子里的汽车都轰轰地发动了起来，笛笛哇哇地叫成一片蛤蟆塘，却没人敢率先将车开出乡政府大院的门。东甸乡是县委书记成志超亲自抓蔬菜大棚的试验点儿，人们眼见着成书记走出食堂，被秘书张景光扶进了乡政府的办公楼，今儿肯定是留住在这里不回去了，那就把眼睛都盯在陈家舟的奥迪上。县长的2号车不动，谁先动轮子就是僭越，就是不懂大小，这点官场规矩人们都懂。就是坐车的喝多了一时犯迷糊，开车的司机们也都懂。

坐进车里的陈家舟冷着脸对司机说：“去把樊世猛给我

县委书记

叫过来。”

司机开门出去。很快，南水乡乡长樊世猛摇摇晃晃地钻进车里来，问：

“县长，找我有事？”

陈家舟不答，又对司机说：“让大家先走吧。”

司机便再开车门，站在那里，朝着眼巴巴望着这里的人们挥挥手。那些车便陆续鱼贯着，冲出乡政府的院子，四散离去了。

大院里很快安静下来，只剩了两辆车，另一辆桑塔纳是樊世猛的。樊世猛看看眼睛一直微闭着仰靠在座位上的陈家舟，轻声问：

“县长，找我有事？”

陈家舟的眼睛仍闭着，让人看不出表情：“让你的车回去。”

樊世猛便急急地离车而去。桑塔纳开走了，樊世猛又坐回来。

陈家舟这才吩咐司机：“回去。”

黑色的奥迪轿车这才奔上了回县城的道路。车上的领导刚刚喝完酒，乡路又不那么平坦，司机小心着，车开得不快。

陈家舟一直闭着眼，脑袋仰在枕靠上。樊世猛不敢再多话，心里在想县长带他一路回县城会是什么事。

东甸乡离县城二十多公里，不算远。汽车开上一坡高岗时，陈家舟总算金口再开，吩咐道：

“停车。”

汽车靠在路边停下了。坡岗上有一片松林，是人工栽种的，已成了一些规模，树干足有碗口粗了。天阴上来，清冷的寒风在松林里掠过一片呼啸。路旁的枯草在冷风里抖动。远方县城的轮廓已依稀可见。在这种地方停车，只能是县长要下车方便。陈家舟推开了车门，站出去，眼望远方，却没



解带宽衣。樊世猛在酒桌上啤酒白酒都喝了不少，此时正觉小腹发胀，便也急急打开车门，跨出去，有些条件反射地等不及，便半是玩笑半自嘲地说：

“县长，那我就不知高低，先尿啦。”

陈家舟似没听到一般，两眼仍望着远方，脸上是难辨喜怒的淡漠。

樊世猛有些尴尬地笑了，忙着跑到路边，解开裤带，将一线热腾腾的液体冲射出去。液体储存得挺充足，开闸而去，一泻如注，落地前却被坡岗上迎面而来的劲风吹得散落如珠，甚至回溅到裤角鞋面上。想转身，却不雅，也不恭，小小乡官还敢面对县太爷耍这套啊？

忽听身后车门砰地重重一响，奥迪车已向前冲出去了。樊世猛一急，如注的液体便似带球前冲的球员突遇铲球阻击，收不住，停不得，连滚带爬地淋落了一裤子。樊世猛提着裤子，喊了声“等等我”，那奥迪却哪里管他，早箭一般地远去了。

车里的司机心有不忍，从后视镜里看樊世猛狼狈不堪的样子，轻声替他求告：“县长，还是……”

陈家舟冷冷地说：“开你的车，少废话！他妈的我让他得瑟（东北话，臭美），那他就在这儿给我得瑟吧！”

“得瑟”到这一步的樊世猛虽没听到县长在汽车里的责骂，脑门却刷地冒出一层冷汗，发发呆，这才大梦初醒。这是陈老板发火了，在批评惩治我呢。细想想，便想起午间敬酒那一幕。莫不是我手提猪头走错了庙门？那我樊世猛可就真是天下头号二百五大傻逼，奔了丧礼去祝寿，犯了大忌啦！

想到这一层，樊世猛傻眼了，站在漫荒野地里的坡岗上好发了一阵呆。想到对自己的切齿痛恨处，还狠狠抽了自己两个嘴巴子。坡岗上的风越发强劲清冷，迎面扑来，直将肚

县委书记

里的那股酒气吹刮得翻涌上来，樊世猛蹲下身子哇哇呕吐，直吐得眼冒金星泪水横流。站起身，用巴掌在嘴巴上抹了抹，迈步往县城的方向走，又觉两腿酸酸软软的像面条，身子在劲风中跌跌撞撞地抖晃。想了想，掏出手机，按了号码，想叫自己的小车来接，把手机贴到耳边，已听到司机的声音了，可他脑子一激灵，没敢应话，忙又关上了。司机知道自己坐上了陈县长的车，再叫他跑到这地方来接，那贼奸溜滑的兔崽子不会看不出一乡之长被扔在这漫荒野地里，肯定是受了县太爷的惩治，如果传出去，那以后自己就在同僚和下属面前落下笑柄丢了威风，怕是日后连发号施令都要被人打折扣，更别说要被同僚们在酒桌上戏谑耍笑了。这般一想，便只好迈开两腿一步步往家里走。可腿上软，心不甘，又不时站下来回头往后看，若是有过路的出租车或什么车辆捎上一程呢……

这般往前走了不远，腰里的手机拱起来，那是来电振动。是自己的司机打来的。

司机问：“樊乡，是不是叫我去接你？”

司机一定是听了手机响，却又断了，依来电显示的号码再打回来。樊世猛犹豫了一下，大着舌头说：

“不用不用。县长还要跟我说些事，他说完事……派车送我回去。刚才是我按错号码了。”

樊世猛关了手机，又狠抽了一下自己的嘴巴。妈的，这叫什么事！都是自找的，喝凉水塞牙，活该呀！

县长陈家舟回到办公室，先给县委办秘书张景光打了电话，问成书记现在在干什么，张景光答说在睡觉，睡得挺香。陈家舟又问成书记睡前问什么没有，张景光说没有，从酒桌上撤下来回屋就睡了，可能真是喝多了。陈家舟嘱咐，成书记醒来后，可能要问酒桌上谁说了什么话，你把嘴巴给我闭



严点儿，少胡说八道，明白吗？张景光便说，请县长放心，我记着呢，有情况我马上向您报告。

樊世猛的电话是在天傍黑时打到陈家舟家里的，樊世猛开口就先把自己臭骂了一顿，骂自己是四六不懂的王八蛋，骂自己是个见酒就蒙的浑球子，又说：

“县长，我已经回到家里了，你放心吧，我知道你心里一定还惦记着我。你批评的对，教训得好，我以后一定夹着尾巴做人，再不敢冒冒失失不分场合胡说八道了。要是再有这么一回，莫说县长把我扔到半道上叫我深刻反省，就是……喂了狼，叫野狗啃，我也没半句怨言。”

下属已把服软儿的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还能让他怎么样？陈家舟长叹了一口气，说：

“你吃点东西，睡一觉，醒醒酒，好好想一想，能明白个里表就算我没白为你操上这回心。家里的那个事，你就当根本没有，再用不着又庆贺又感谢什么的，成书记和我也用不着你感恩载德海誓山盟，你心里有数就行了。你也嘱咐家里人和你那个宝贝儿子，都稳稳当当地给我夹起尾巴做人做事，少再得瑟。”

樊世猛忙说：“请县长放心，我、我到啥时都是陈县长的马前卒，你往哪儿指，我就往哪儿冲，你说让我用嘴往前拱，我肯定不会用爪子扒。别人不管他妈的是谁，都不、不好使，在吉岗县，我只听县、县长的。”

樊世猛的酒劲还没彻底过去。陈家舟叹口气，便把电话放下了。

在吉岗县，陈家舟有着山大王般的威严，不管谁在主席台上做指示，坐在台下的人都要看看他的脸色，从脸上一时看不出态度，事后也要讨讨示下。陈家舟教训人的方式也独特，他很少批评谁应该怎样，又不该怎样，他心里一时对谁

县委书记

生出不满，就想法让那人反省。比如他名义上是找谁谈话，却把那人扔在屋子里，自己找个借口闪出去，半天一晌不回来，让被找谈话的人忍饥挨饿地自己想；有一回，他对一个乡的夏锄不满意，就让乡党委书记一人抓把锄头去耨地，却不许任何人去帮助，直到月亮升起来老高，那块地耨完；还有一回，一个乡里办的小煤窑发生井下塌方砸死了人，乡里的善后工作不合他的意，他让乡长独自坐矿车下到井底看情况，却命令把矿车停在矿道间，让那位乡长在黑洞洞大铁笼子里悬憋了大半天，呼天不应，叫地不灵。陈家舟的话是，响鼓不用重锤，你们若是能自己把事情想明白，比我说一千道一万都管用，而且也能长记性，一辈子也忘不掉。

入夜时分，张景光把电话打来了。张景光说成书记醒了，正在房间里吃面条。成书记果然还记着午间酒桌上的一句话，他打听樊世猛家里最近可有什么好事。

陈家舟问：“那你怎么答？”

张景光说：“我按您的吩咐，只说不知道。”

陈家舟说：“如果成书记不问，你再不要提这件事。等哪天你随成书记回县里，找时间到我这里来一趟。”

2

节令过了霜降，北方大地已是一片清冷萧条。乡下人收拾干净了地里的庄稼，便基本是猫冬的日子了。青壮年扛起行李卷，又去城里打工，要等傍年根才回来，庄户人不再缺吃的，但玉米高粱卖不出价钱，一年的花销还是要去城里挣回来。留在家里的女人们还要忙上一些日子，她们要给家里的爷们儿孩子收拾过冬的衣裤。那些无处可去又无事可干的



老头老太太们，便坐到向阳的墙根去，吹牛胡侃，晒太阳迷糊。北方农村多已温饱，却仍不富裕。不富裕的乡下人也很知足，千金难买半年闲啊。

但县、乡、村的干部们却不能知足，也不敢知足。穷县要富，穷乡也要富，靠大地里的高粱苞米富不起来，就得另想门路。吉岗县的种植大棚蔬菜现场经验交流会就是在这时节在东甸乡召开的。

二十几个乡镇长都来了，来的还有乡镇的农业助理，加上县委县政府和主管局的领导，足有百十号人，大大小小的车辆挤满了东甸乡政府的大院子。会议由县长陈家舟主持，先让东甸乡党委书记介绍了这两年发展大棚种植蔬菜的经验及今冬明春的发展计划，又找来两位家里扣了蔬菜大棚的农民，让他们讲了由穷变富的体会，然后便带领参加会议的干部们坐上汽车，到附近各村屯大地里走一走，看一看。东甸乡的大棚已颇有一些规模，白亮亮的大棚连成片，在初冬赤裸的大地上像汪起一片又一片水泊。东甸乡的村屯墙根下很少再见晒矜迷糊的老人，爷们儿孩子们身上穿的也多是买现成的过冬衣裤，家里的女人们便都钻进大棚里打农药摘果实。青壮年男人进城打工的也少了，大棚里的活计足够他们忙的了，收入并不比进城卖苦力少许多，谁愿意再抛家舍业，谁又不恋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呢。

其实，这样的现场会在东甸乡已开过两次了，参加会议的乡镇长们眼热，心里却并不是很服气，只是嘴巴上不说出来。也不是完全不说，私下里三七疙瘩话并没少冒。要是县里大当家的坐镇撑腰，我那一亩三分地未必就没东甸乡的这般光景。即便大当家的不去坐镇，只要前有车后有辙地也关照我五百万，我要不把大棚闹腾起来就趴在地下当王八。当然，这些话在开会时是不能说的，抓不着狐狸又惹上一身

县委书记

骚，让领导向你翻白眼，何苦呢？

大大小小的车辆转了一圈，再返回东甸乡政府的大院子，会议就进行到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议程，县委书记成志超做总结讲话。成志超却也坦率，说我知道有些同志心里不服，说手里没有金钢钻，揽不来瓷器活，手里没钱难成大事。这我完全理解。我现在就向诸位宣布一项县委县政府的决定。两年前投入东甸乡的五百万农业贷款今年底已经到期，县里已争取到省里有关部门的支持，这五百万再续贷我们吉岗县两年，但东甸乡的这五百万必须在年底前还到县里。县里对这笔钱的安排已开过专题会议研究，仍全部投入大棚建设，但分为十笔，每笔五十万，分别投入十个乡镇。各乡镇的大棚种植可能一时还难达到东甸乡的规模和水平，但各乡镇可以仿效东甸乡的办法，先集中财力投入一两个村屯，先把雪球做起来，慢慢滚，只要激发起广大村民们的积极性，就不愁没有哪个乡镇会赶上东甸乡，甚至超过东甸乡。但有一句话我还是要说，不换面貌就换人，为了尽快改变贫困面貌，就要有必要的组织保证……

会场顿时就热烈了，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们都站起来，怕看不见，有人还把胳膊高高地举起来：

“我报名啦！申请五十万！”

“不能拉下我！”

“那就抓阄好啦，机遇面前，人人平等！”

……

成志超说：“看到大家这样积极踊跃我很高兴，但不能抓阄丢骰子，咱们是做工作，不是摔扑克打麻将啊。请诸位回去后抓紧把申请报告送到县农经局，报告上要把你们的计划、措施都写清楚，还要写清你们乡镇开展大棚种植的有利条件和目前还有哪些需要县里帮助解决的困难。你要是只报



喜不报忧，那可就得自己的梦自己圆，县里可不能再锦上添花啦。至于怎样雪中送炭，先给谁送炭，等各乡镇将报告打上来后，县里再开会研究决定。”

会只开半天。东甸乡为了会后的这顿午饭，放倒一口猪，蒸猪血，馏排骨，干豆腐炖白肉，实实惠惠的北方杀猪菜。既到了富乡，就要杀富济贫，狠狠造他一顿，不为过。酒也是乡里自酿的小烧，冲是冲点，但保证没假，喝着放心。乡镇长们因有着那五百万的指望，喝得挺上情绪，热火朝天山呼海叫的，两巡酒一过，便满面红光纷纷来给县领导敬酒。这种时候就是最较县太爷们劲儿的关口了，不喝就是不给面子，喝多喝少，总得有八加一（酒）进口落肚。在一个县里，乡镇长就是各路诸侯，就是封疆大吏，摸爬滚打一年干下来，确是不容易，喝了就是信任，喝了就是鼓励，喝了就拉近了彼此的感情。尤其是上边派下来的县领导，过不了喝酒这一关，先就在彼此的感情上隔了一道膜，就好像那蔬菜大棚，里面是夏，外头是冬，温差太大，何谈令行禁止调兵遣将啊。

成志超在众人纷纷给他敬酒的时候，听到樊世猛那句感谢的话，虽已带了几分酒意，心里还是狠狠地吃了一惊。但也只是吃了一惊，不容他多思再想，更不容他深追细问，先客让后客，说出那句感谢话的樊世猛已被人不客气地拨挤到一边去了。

喝酒就怕车轮大战般的热情轰炸，这一喝就高了。成志超起身离席时，只觉腿发软，身子也有些晃。身边的县长陈家舟挽住了他胳膊，这让成志超不好意思，忙将陈家舟推开，笑说：

“你是老、老大哥，不敢当，不敢当。”

陈家舟便回头找，瞪眼睛：“小张，张景光；发什么呆呢？”县委办的秘书张景光便急凑上前，搀住成志超。成志超

县委书记

没推他，却胳膊一抡，笑着向周围的人们说：

“没、没事。喝急了，急了。你们这帮东、东西，为了从我手里要那五十万元钱，就、就不安好下水，想法灌、灌醉我，是不？我告诉你们，酒桌上的话不算数，统统不算数，我、我谁也没答应，答应的也不、不算数。还是得开会定，先民主后集中，不能坏了规矩啊。”

乡镇长们哈哈地笑，笑得都很开心，似乎还有些得意，一张张脸都红扑扑的，如桃花般绽放。不仅仅是因为酒足饭饱，更因为县领导透露给他们的曙光般的希望。见县领导离了席，他们便也纷纷从酒肉战场上撤退。

在食堂门口，陈家舟问，成书记是回县里去，还是留下来？成志超强撑着精神说，我从外地请了两位大棚专家，明天来做现场指导。我再留两天。县里的事，还是你老兄多受累吧。陈家舟便转身大声叮嘱小张，成书记这些天一直没得休息，今天又没少喝，你先安排成书记好好睡一觉，谁找都给我挡驾，不许打扰。

话是说给张景光，其实是让那些乡镇长们听。

成志超也想不起都跟谁告别了，还没跟谁告别，被张景光扶回了自己的屋子，纳头便睡，头一沾枕头边，鼾声随之而起。他虽说有些酒量，却并不饕餮，那些年在省领导面前当秘书，该喝即喝，比如替领导干杯时，只要领导示意，便挺身而出，绝不推诿；不该喝时便滴酒不沾，而且不论有多少酒落肚，言谈举止基本不失态不走板儿。这也是领导上赏识他的一个重要方面。到了县里后，喝酒应酬便成了工作的基本内容之一，而且是重要内容，上级来领导要陪喝，同级干部们在一起开会或相聚，也要喝，尤其是下级干部来敬酒时，彼此碰了杯，就更不能装屁拿大。

东甸乡是成志超的点儿，到县里工作后，他有相当多的



时间吃住在东甸乡，主要是抓大棚种植，其他工作，比如扶贫、计划生育、普九义务教育等等，他也在这里摸索经验，指导全县。省报还为此发表过文章，挺大一块，并配了成志超在大棚里和菜农在一起的照片，手里拿着一棵茄子秧，比比划划的样子，是按省报来的记者意思摆拍的，整的还挺像那么回事。乡里为成书记腾出一间办公室，摆上办公桌，安上电话，再架上一张床，便齐了，乡政府有食堂，吃住办公都方便。

这一觉，成志超直睡到上灯时分，醒来时只觉脑袋木胀，嘴里发干，身子软软的，连办公桌上的茶杯都懒得起身去端。秘书小张一定早把酩酊的浓茶备在那里了。

成志超躺在床上，眼望着房笆（天棚）发呆。想想午前的会，群情高涨，起到了变冬闲为冬忙的动员鼓劲作用，应该说开得不错，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再想想午间的那顿酒宴，似有什么事堵在心窝子里，使劲想，不由又想起了樊世猛敬酒时说的那句让他狠狠吃了一惊的话。

当时，樊世猛挤到跟前来，很真诚地说：“成书记，工作上的事，我今儿就不说啦。我代表我们全家敬您，谢您。您对我们一家的恩德山高海阔，我是大恩不敢言谢呀！这杯酒，我见底，干了，您少喝点儿，意思意思，点到为止，我就感恩不尽啦！”

樊世猛说着，果然就把一杯酒一仰脖都喝了进去。那杯子不小，足有三四两，也肯定不会是以水充酒，面对县领导，乡镇长们不敢。面对这种绿林好汉般的喝法，成志超当时直发愣。

樊世猛是带着几分酒意来敬酒的，说这番话的声音未免挺大，虽然食堂里哄嚷嚷乱糟糟的，可一桌人还是都听到了。樊世猛抹抹嘴巴再想说什么，坐在旁边的县长陈家舟站起身，

把他往一边拨拉，不客气地训斥道：

“不能喝就少灌点儿，有本事显摆工作，灌大酒算什么能耐！去，去，该坐哪儿还回哪儿坐着去！”

成志超当时心里就划了魂儿，我帮他做了什么？什么样的恩德可称山高海阔呢？虽说都喝高了点儿，言词也不至于这般不着边际吧？可当时食堂里乱哄哄，又有人不断上来敬酒，这个疑惑不过只在脑子里闪了一闪，就丢到脑后去了。此时想起来，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樊世猛的话也仍似响在耳边。怪了，还大恩不言谢，我可有啥大恩于他？当乡长也不是经我手提拔起来的，早在我来吉岗之前，人家已是南水乡的土地佬了，他的大恩究竟是指什么？

陈家舟不似成志超，乡镇长们的敬酒他可不在乎，愿喝就抿一口，不愿喝顶多用杯子碰个响了事，没人敢跟他叫板，更没人敢挑他这个理儿。这里除了他年龄比成志超大上十几岁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他是稳坐吉岗县数十年的“坐地炮”。这些年，他从当年的大队书记到后来的副乡长、乡长、乡党委书记，一路干到副县长、县长，仅在县长任上，他就送走了三任县委书记。眼下这茬乡镇长和县里各部、委、办、局的头头们，升迁调动几乎都与他的亲疏远近好恶取舍有关。满登登一食堂的人，除了成志超，可能都惧他几分。就如一株年久的大树，根子在这块土地上扎得深，盘得远，且枝繁叶茂，他才不在乎风吹草动呢。

成志超伸手按了一下床头柜上的电子表，电子表报时：现在时刻，十八时零九分，温度，二十一度。

这就有了唤人的意思。房门应声而开，秘书小张探头进来，见成志超醒了，忙趋前将茶杯送到手上，笑咪咪地问：

“成书记这一觉睡得挺好吧？”

成志超畅快地饮了一口温热的酏茶水，笑说：“正应了